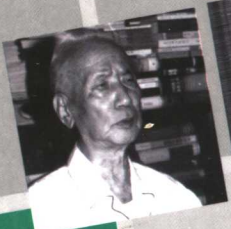


青山对绝响

——作家访谈录

郭在精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青山对绝响

——作家访谈录

郭在精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青山对绝响——作家访谈录

著 者/ 郭在精

策 划/ 黄政一

责任编辑/ 黄政一

装帧设计/ 王雪青

版式设计/ 李 昕

责任制作/ 晏恒全

责任校对/ 周国信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36)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http://www.ydbook.com>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 版/ 海峰电脑照排经营部

刷 刷/ 上海望新印刷厂

装 订/ 上海望新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312 千字

印 张/ 11

印 数/ 1 - 3250

ISBN 7 - 80706 - 032 - 8

I · 113 定价：30.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自1995年《秋水与火焰——作家访谈录》出版之后，又过了整整九年，我才编就这本《青山对绝响——作家访谈录》，真是有许多话要说。

从1993年至2003年，我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从事文学节目的编辑工作，有计划地对上海作家进行了专访，前后采录播出了上百位上海作家的文学专题节目。《秋水与火焰——作家访谈录》是我1993年至1995年采访上海作家的结集，其中收集了48位作家的访谈。而这本访谈录《青山对绝响——作家访谈录》，是我1995年至2003年采访上海作家的文学广播稿，收集了近60位作家的访谈。因前者原是五千字的文本，出版时少有改动；后者播出时，原有上万字，现在作了较大的压缩、删节，每篇文字大多也在五千字上下，与前者大体相当，不致过于悬殊了。

在这本《青山对绝响——作家访谈录》里，我专访的作家，年长者居多，如罗洪、贾植芳、何满子、束纫秋、黄裳、何为、草婴、方平、鲁兵、蒋星煜、钱谷融、冯英子、谢蔚明等，他们都是卓有成绩的老作家，人品、文品都可圈可点，是一个大写的人字；中老年的作家、学者也不少，如章培恒、王水照、潘旭澜、吴中杰、夏仲翼、宫玺、江曾培、沙叶新等，他们都在自己事业的巅峰，影响海内外；年轻的作家不多，如沈罡、管燕草，我采访时，他们还是大学生，如今正是“春野里放飞生命的风筝”；还有艺术家作家，如陈钢、梁谷音，他们的文字，可以用梁谷音一篇散文里的话来形容，即是“出新、出格、出奇、出界”、“美煞人”、“迷煞人”；还有一些我所尊重的老作家，如王西彦、蒋孔阳、唐振常、蒯子、杜宣，他们在我采访之后，先后谢世，成为真正的绝响了。还有一些作家，我是拟去采访的，比如施蛰存先生，曾三去他家，由于他生病、住院等因素，未能采录成功。我

也打算采访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以及瞿秋白研究专家丁景唐、著名翻译家朱雯、心仪已久的学者陆谷孙等，或失去机遇，或未能成行，深以为憾。有的作家，因篇幅原因，未能收入。还有不少作家，我访谈多次，撰写、录制了不止一个文学专题节目，亦因篇幅所限，均只选一篇。1995年我在《秋水与火焰——作家访谈录》一书的“后记”里曾说：“我以为，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上海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从它们的创作可以看到新时期上海文学创作的基本情况，可以窥探到我们时代改革开放奋进飞跃的风貌。”当时，比较自负地说了这一番话，现在到这本《青山对绝响——作家访谈录》结集时，我反倒不敢如此落笔了。上海是个海，它所拥有的作家、学者，还需细细地深入地去探究。

重读这些访谈，我深深感到，我是在努力走近这些作家的灵魂深处，是在学习、探寻这些作家灵魂深处闪光的东西。从中我学到很多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看到了新的天地。有一些是在访谈里写到了，比如我的老师蒋孔阳先生，他始终信奉“我们不能因为知道自己有一天要死，因此就不生活。我们也不能因为自己诚实的工作有一天会遭到否认，因此就不诚实地工作。诚实地为人类的幸福去工作，是自己的使命，至于是否遭到否认，那就让上帝去安排吧！”“一个人，应当既有屈原的一面，又有陶渊明的一面。他应当像屈原那样对待工作，像陶渊明那样对待生活。”这些论述，可以说是人生的警句和格言。有些并没有全写到，比如王西彦先生，1997年我去采访后，他的夫人周雯对我说，你做的专题节目是他最满意的。我知道他的意思，我介绍了他在我国香港出的新著《焚心煮骨的日子》，引用了《悲鸣的云雀》，这是他心中想要说的话终于和内地读者见面了。第二年（1998年）举行他的创作65周年纪念座谈会，他把我列入特邀代表之列，可见老作家对一位初次采访者的重视以及他那种不忘人事的品格。又比如王水照先生，在看了我稿件里提到“他主持《全唐文》的整理校点”（全书达一千卷，是迄今为止惟一的唐文总集）后说，这个可以不提，他做主持，只是为了几个研究生，一是让他们多读一点书，二是考虑他们经济很拮据，每人可得稿费一万元，让他们能改

善一下生活。他说得很平淡,但从中却体现他对学子的博大胸怀和仁爱之心。这更让我体会到他所说的“无用之用是大用”的哲理。还有很多,不一一细说了。

这些访谈,跨度有八九年,所以不少作家又作出了很大成绩。2001年9月蒋星煜先生就给我来信说:“三年前的访谈,如果你在将来的新的单行本收入,我拟加以技术性补充。因1998年以来,我又出了五六部书,有的是相当篇幅的巨构。如此更全面些。”这意见当然是正确的,但不可能一一补充,这是得请诸位作家和读者原有见谅的。

关于书名,我用的是写给我老师潘旭澜的一句诗“青山对绝响”。青山总是充满“绝响”,总是怀抱“绝响”的。我为什么用“青山对绝响”作为书名呢?一则我采访这些作家,他们睿智的谈话,充满人生的体验与社会的哲思,都有对话的录音,从哲人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角度讲,这些访谈就是过而不再的“绝响”,对于已逝的长者来说,那更是真正的绝响了;再则,这书名与《秋水与火焰——作家访谈录》书名大抵可以相对、互补,成为一套完整的上海作家访谈,有一个小结的意思;三则我在电台从事的文学专题节目也打上了句号,从这一点说,也可以算是“绝响”了。书中所引照片,除杜宣、菡子、鲁兵、萧关鸿、胡绳梁等少数几张外,均系我访谈时所拍,这也是一份珍贵的影像。

本书得到上海远东出版社社领导以及责任编辑黄政一的大力帮助,他们先曾与我合作过《秋水与火焰——作家访谈录》一书,可见他们的编辑眼光,还有高度的出版责任感,我是深感于心的。我哥哥郭在理为我校阅了整部稿件,提出不少建议,作了不少改正。我外甥、著名平面设计师王雪青在百忙中创作了大气而精美的封面,为“青山”又增添了一份“绝响”。

愿读者喜欢这本《青山对绝响——作家访谈录》。

郭在精

2005年1月9日改定

目 录

Contents

为上海人写英雄谱——访俞天白	1
永奉新鲜的红豆与勿忘我花——访秦文君	7
诗意的思辨苦魂——访夏中义	12
永远追求真、善、美的人——访草婴	17
跟读者分享心灵的乐趣——访方平	24
我用我心写文章——访陆萍	29
用真心写真、善的美文——访沈晋	33
勇敢诚实过一生——访沙叶新	37
海阔为心，质朴为文——访杜宣	43
心灵自由的境界——访何为	48
为文艺王国增添新的版图——访江曾培	53
理想是指路明灯——访谢其规	58
诗，美丽了人生——访官玺	63
为20世纪良心塑像——访徐开奎	68
人间血泪辞，腕底别妍媸——访黄裳	73
乐在清流中，霞蔚半壁天——访唐金海	77
一生系真美，即事多所欣——访蒋孔阳	82
灯火何妨如豆小——访鲁兵	89
荆中棘 红蔷薇——访束纫秋	94
临风树 金不迷——访菡子	99
心中的灯——访陈思和	105
风雨独行者——访王西彦	111
我用无垠 把我照明——访陈钢	116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访沈嘉禄	122
雨丝风片寻梦痴——访梁谷音	128
书到用时方恨少——访蒋星煜	135
晨亮读书 独步天下——访胡绳梁	141
平生写人字，胸中有春意——访贾植芳	147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访萧关鸿	154
无字处读书,有心者知人——访潘旭澜	159
“二无”境界,“三乐”主义——访丁锡满	166
人格就是一切——访高低	172
生命从60岁开始——访何满子	178
约生活散步的人——访姚克明	186
胆识兼备,史坛一杰——访唐振常	193
日出而林霏开——访李德铭	200
写读者喜欢看的——访沈寂	206
首先要超越自己——访丁言昭	213
未来一定比今天好——访包文棣	218
做一个独立思考者——访吴中杰	225
坐拥书城意兴浓——访王水照	232
对人生的关心——访章培恒	239
尚朴实,求新异——访黄霖	247
知道你自己——访钱谷融	254
诚实勤奋,以史为鉴——访罗洪	260
建立自己的“文学特区”——访张斤夫	266
不负手中一支笔——访谢蔚明	271
多一些生命与春天——访郑体武	277
下笔日千言,慷慨气如虹——访冯英子	283
春野里放飞生命的风筝——访管燕草	290
过去不会过去——访褚半农	295
脱不了一个“笑”字——访朱大路	301
追求忘我的境界——访夏仲翼	306
文章自得方为贵——访戴逸如	312
人生就是一首诗、一首歌——访王琪森	319
愿作人间桥一座——访于之	325
无闲斋 有为人——访钱汉东	328
追求高远的心——访张友珊	334
憩遥情於八遐——说说自己和作家访谈..... 郭在精	339

为上海人写英雄谱

——访俞天白

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以敏锐的思路，恢弘的笔触，描写了上海的改革大潮和上海人的众生相。1988年在《当代》文学杂志上发表以后，它立即引起各个阶层的强烈反响，其中包括高层决策者的关注。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长篇小说时就在“内容说明”里热情地写道：“这是继《子夜》、《上海的早晨》之后，又一部以反映上海社会生活为题材，并具有强烈的史诗意识、清醒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文化意识的长篇巨著……这是表现当代都市风貌的《清明上河图》，是改革关键时刻长鸣报警的钟声，是一曲爱的变奏，也是唤醒世人危机意识的杜鹃带血的啼叫。”创作《大上海沉没》而获得如此之高评语的就是作家俞天白。

俞天白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作家，他说一口浓重的方言，为人耿介，性格刚烈。1937年出生，浙江义乌人。自小接受传统的家学，喜爱文学。曾参加农业生产。1956年考入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学习历史。毕业后，先后在上海昆明中学、江浦中学、黄浦区教师进修学院任教。1980年8月调到《萌芽》杂志从事编辑工作。1986年起任《萌芽》杂志副主编。他从1956年开始创作，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吾也狂医生》、《氛围》、《愚人之门》、《大上海沉没》等8部，中篇小说集《现代人》、《古宅》、《活寡》等4部，报告文学《上海：性格即命运》、《变幻莫测的面纱》两部，短篇小说和散文各20篇，总计500多万字。其中《大上海沉没》获得1949—1989年上海40年优秀小说奖。1993年俞天白被授予对“我国文化艺术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

俞天白在创作了《大上海沉没》之后曾经说过：上海是中国新文学发祥地之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迫切的历史使命感和精致的艺术追求的完美统一，历来是为上海作家所引以自

豪的。为此,我打算重整旗鼓,重写,或者以这个题材另外写一部小说。果然,俞天白在1993年发表了“大上海人系列”的第二部《大上海的漂浮》。1994年1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是俞天白对上海经济现状作了几年深入调查研究并创作了大量报告文学的基础上完成的。这部作品比第一部具有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恢弘的气势,更加强烈的艺术魅力。

俞天白在创作《大上海人》长篇系列的同时,也写了不少短小的作品。这些作品常常把人生的思索,哲理的思索融入他所描写的形象之中。他从比萨斜塔的倾斜悟到了艺术的倾斜和人生的倾斜,从而得出了“倾斜:永恒之美”的箴言;他从罗马古城看到与上海与北京相似相通的东西,从而悟到世界就是在思考中不断发现,不断变得美好的珍贵启示;他在《发觉盲从以后》,从父亲身上记住了这样的教诲:“做人最怕人云亦云,做文章贵乎有创见!读书读书,读到新知识之外,就是读到别人如何独立思考,想人之不曾想,言人之未能言。读书人之所以有力量,之所以被人尊重,就是因为有自幼培养起来的这种本事和品德!”由此获取了人格力量的真正开端。

1995年6月,我去俞天白家采访了他。在他家里,悬挂着一副对联,是著名作家秦兆阳赠给他的:心存古往今来事,人在长河大海中。这对联,可以说,道出了他的心声。而著名学者王元化给他书写的,他自己更加喜欢:嶙嶙焉坚贞如白玉,凛凛焉动烈若秋霜(许寿裳所撰鲁迅赞)。他说,这很像他,他性子刚烈,火气大。他回答笔者的提问,是坦率的,真诚的,也是有见地的。

郭:俞天白先生,你从事多年小说创作,以及其他体裁的文学创作,你是怎么喜欢上文学,你是怎么写起文章来的,能不能说一说?

俞:好的。其实,我爱好文学有家庭的渊源。我父亲本身就是文人。他在20年代做过一个报纸的主编,以后作为共产党被通缉了,逃到上海来,见过鲁迅,受到复旦校长陈望道先生的保护,在他身边工作了10多年。抗日战争回去了,我就

在那年生下来的。所以,我在这种环境中,从小就爱好文学。一开始我读的是唐诗宋词。可是不久,因为政治环境变动很大,我没有进入中学读书。我是靠自学的。以后我就把文学作为寻找出路而开始写作的。记得那时我还只有 17 岁,是 1955 年,我开始写作了。一开始我写了一个 10 万字的中篇小说。我不知道朝哪里投稿,给县文化馆知道以后,拿去看。杭州文联来了一位作家,他到义乌来采风的,他看到我这篇小说,非常赞赏,给我写了封信,说我年轻有为,文笔流畅,将来在文学事业上是有所作为的。就因这封信,我那篇小说在义乌被人偷走了。我非常痛苦,可是我忽然之间从小说被偷发现了我自身价值。因为我这样想,我



的小说居然有人偷,说明我确实可以写东西。这以后我就不再为小说被偷而痛苦了,重新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叫《路》,寄给了《浙江文艺》。一个月以后就发表了。这给我鼓舞很大。没想到这个《路》,真的成为我的文学之路的开端。第二年我以同等学力去报考大学,结果一步登天,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给了我非常好的学习环境,使我今天有施展才华的机会。

郭:你刚才讲了,你写文章跟你家庭有关系,那么除了你家庭关系之外,有没有什么作家、什么作品对你有较大的影响?

俞:当然一个作家都是受各种各样因素的熏陶而出来的。我父亲有计划培养我的,让我读中国古典诗词,指导我阅读中外古典文学,像《水浒》、《三国》、《西游记》等等。因为我父亲曾经见过鲁迅,在上海跟陈望道有过交往,所以他也知道当代作家,要我读鲁迅、茅盾、巴金的作品。所以我少年时代就接触了这些作家的作品。还有计划指导我阅读外国作家作品,

有屠格涅夫的《烟》、日本芥川龙之介的《河童》等。当时我看的作品,古今中外很多的。在我 11 岁的时候,就看完了中国四大名著。当然除了《红楼梦》,我父亲不让我少年时候看。

郭:这么些年来,你比较多的精力致力于上海题材的创作,或者说是上海新时期题材的创作你比较关注,你能不能说说你是怎么想到写这方面的题材,怎么进行这方面题材创作的?

俞:开始的时候,我主要题材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写知识分子,因为我家里就是这样的出身,对知识分子比较了解。我就写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系列,从中国 20 世纪的 40 年代一直写到 80 年代。这都是长篇小说。第一部叫《吾也狂医生》,写 40 年代知识分子走革命道路,这部作品当时影响比较大。接着写了反映 50 年代大学生的长篇小说,叫做《氛围》。到了 80 年代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叫《愚人之门》,写编辑生活;还有一部叫《X 地带》,写到 80 年代中期了。除了这一部分之外,我还写了农村生活的小说。因为我对农村生活还是比较熟悉的,我自己当过农民。比方写《活寡》、《儿子》,还有其他作品。这是第二大部分。可是我是没有找到自己文学的本位。因为我生来喜欢关注现实,写农村对我来说有点距离,写知识分子我感到这是一个重要的阶层,可是知识分子的天地到底还是有限的,还要把眼光放开。当时倒不是我有机会放开眼光,而是上海的现实使我不能不注意到我们中国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事情很巧,在我思考知识分子的时候,我生活环境的关系,接触了很多里弄居民各种身份的人,我感到上海落后了。全国在突飞猛进,可是上海在很重的负担下面已经成为,怎么说呢,反正成为中国的老大哥了吧。光是接济弟弟妹妹,自己穿得破破烂烂。这种上海市民给我焦急的心情,变成我的焦急的心情。当时,很巧的一件事情,从工商银行办的一份叫做支票储蓄,就是可以用支票去支付水电费,甚至买衣裳,买生活用品,我出于好奇,去办了一份。我是上海最早的一批。没想到这支票到店家去用,谁都不要,拒绝了,给我带来很多麻烦。本来买那种高档电器之类,我不要带巨款去,以为方便了,没有想到倒带来很多很多烦恼。这事情使我与平

民焦躁的心情一起考虑。因为我知道一个国家经济是否活跃,是否发展,金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觉得上海本来是远东和中国金融中心,可是现在市民的金融意识很淡很淡,甚至万人大厂的厂长都不知道什么叫贴水,什么叫贴现?自然就不能讲一般的市民,一般店员不相信这个支票了。这给我触动很大,我要考虑写一部反映当代上海市民心态的小说。于是,我在1986年就开始写《大上海沉没》了。这部小说是我花了我所有八部小说时间最长的一部,写了一年半时间。拿到《当代》去发表,没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新华社记者的《瞭望》杂志发了一篇文章,有这么一句话:这部小说引起了高层领导的注意。这给我很大鼓舞。这说明上海也是上海人的上海、世界的上海,到了引起全国人民注意的时候了。我作为一个开头,把《大上海沉没》作为“大上海人系列”第一部。接着我写了第二部,叫《大上海漂浮》。漂浮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前一部叫沉没,那么过了几年后,改革开放了,加快了开放度以后,上海不再沉没了。可是不再沉没不等于崛起,它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用一个比喻,就像一块坚冰已经给世界经济大潮冲破了,就在这大潮中成为一块一块碎片,在碰撞着、摩擦着,寻找自己的本位。这就是在上海浦东开发瞬间的现状,怎么样寻找上海的本位。所以我叫《大上海漂浮》。这部小说得到上海中长篇小说大奖。这也是上海人民对我的肯定吧。现在正在写第三部《大上海淘沙》。上海现在已经有了世界城市的格局,成为中西交汇的桥梁,已经恢复到这样一个地位上来了,那么上海自然就存在一个问题,跟上去就成为世界级都市。市民如何,不行就要遭到世界经济大潮的淘汰。所以,《大上海沉没》,有人说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我也要在《大上海淘沙》里表现市民的危机感和我一个作家的忧患意识。这是市民素质的变化,是一个都市更新的一个最重要问题。现在这个核心问题提到了我们每一个上海市民面前来了。对于我们每一个上海市民来讲,都是一个更加严重的挑战。我希望这部小说同样受到读者的关注。

郭:你刚刚也谈及了你在写作中的追求,那么能不能简短地说说你喜欢的格言和人生信奉?



俞:好的。我本来信奉巴尔扎克、雨果,以后信奉罗曼·罗兰的一句格言。他说:我最好的作品是我自己的灵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一个启示,首先把所谓责任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把历史给我们的重担挑起来。这就是讲作家不能离开人民,不能离开我们国家的命运,人民的苦难和欢乐,就是我的苦难和欢乐。国家的繁荣,就是我的繁荣。我大学里念历史的,有好几个历史题材可以去书写,可以写农村,我太了解农村了,我可以离开现实去写那些没有时空的农村生活。这些题材我都搁下来了,我觉得我现在最需要的是把上海的现实记录下来。那些历史题材、农村题材,到我老的时候,走不动的时候,可以作为我创作的一个内容。

1995年6月18日

永奉新鲜的红豆与勿忘我花

——访秦文君

1995年6月,秦文君的长篇小说《男生贾里》获得了第三届上海文学艺术优秀作品奖,其中除了王元化的文艺论著《思辨随笔》之外,秦文君这本小说是惟一得奖的文学作品,这对于她来说不能不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她说得好:“《男生贾里》问世以来,该轮上的好事都轮上了:编电视剧,改广播剧,获奖,大量的赞誉,还有联系中的英文版、日文版……”

我无法掩饰我的快乐和兴奋。可是,也不想回避曾有过的辛劳以及未来艺术道路上的隐约可见的风霜。有一句西班牙谚语说得好——你需要什么尽管来取,不过得留下相应的代价。我觉得,这句纯朴的谚语十分犀利地点中了艺术追求的沉重。

我写儿童文学15年来,时时感到它已渗透了我全部的生活。要超越、要提高谈何容易?除了自身要有不断出新的艺术悟性,还要去敏锐地把握日新月异的少年人的心态。因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必须写出孩子们能看到能体味但难以表达,而成人却容易遗忘和忽略的境界。

总在想,把一生投进去,能把儿童文学创作这一件事做好也就足矣。既为了这项事业的需要,也似乎是和自己赌一口气,要看看自己究竟能走多远。

几乎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读者来信,很多是贾里的同龄人。他们用中学生特有的潦草字给我描绘他们的心灵;用很多成语或者比喻带点舞文弄墨味儿地向我介绍生活中的甜酸苦辣;我收到过女孩寄的红豆,也收到男孩寄的一把干的勿忘我花。我后来才知道,他们的意思是:勿忘我们。

可是,他们会长大,会成熟,会忘了我,一批一批都是如此。但我喜欢这结局,喜欢他们告别健康快乐的少年时代,走向成功。”



正如秦文君所说,她为了给少年儿童奉献新鲜的红豆与勿忘我花,是付出了相应的代价的。秦文君 1954 年出生,她自小受家庭的影响,十分喜爱阅读课外读物,甚至偷偷地翻看父母的书,比如《红岩》、《列宁主义万岁》,等等,“读得如饥似渴”。十几岁的年纪,就读了大量中外优秀的作品,在老师的引导下很快成了“作文尖子”,有的作文被推荐到少年宫去展出。初中毕业即去了东北大兴安岭林区“上山下乡”,在那里呆了 8 年,干了 20 种工作。1979 年回上海,先在供电局工作,后调入少儿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秦文君从 1981 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十六岁少女》、《孤女俱乐部》、《女生贾梅》、《男生贾里》,中篇小说集《秦文君中篇小说选》,短篇小说集《少女罗薇》,报告文学集《中学生的情感世界》,散文集《女孩船》等作品约 300 万字。其中《少女罗薇》、《孤女俱乐部》、《家有小丑》等 20 篇作品获得全国或省市级以上儿童文学奖 30 项。

秦文君写儿童文学作品,善于和儿童进行交流,刻画儿童的心理,真切,流畅,幽默,具有较强的社会现实感。比如她写的《男生贾里》,就通过贾里这个极富个性的学生以及发生在他周围的生动有趣的故事,勾勒了当代中学生的生活画面,情节生动,语言幽默,很有时代气息。又比如她写的《女生贾梅》,可以说是《男生贾里》的姐妹篇,它刻画了贾里的妹妹贾梅——一个智力平平,却充满活跃的心、热情的追求的初中女生,整部小说极具文学性和趣味性,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少女小说,与《男生贾里》一并读来,也是饶有兴味的。

而秦文君对她写的《十六岁少女》特别看重。这部小说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的“青春文学丛书”中的一本,它写了 4 个性格迥异的女孩子,从 16 到 18 岁初踏上社会的故事,其中充满爱情、友谊、痛苦和失落,故事起伏跌宕,语言简练幽默,思想活跃,情理交融,很有魅力。这部小说与《男生贾里》有一些不同,它行文似乎显得典雅、华丽,还有一些哲理色彩。

秦文君是一个很有童心很有爱心的人。1995 年 7 月的一天,我走进她的家,就仿佛走进了一个游戏的场所。她不但给女儿专门布置了游戏的房间,而且在客厅里也陈设了极具童

趣的家具。墙上悬挂的工艺品、风景照,还有不少布娃娃,一件件都体现了童稚美。她的女儿常用彩笔画画,还练习弹钢琴,这些也是她的童心和爱心的延伸吧。她与记者的交谈也是在坦诚、率真的气氛中进行的。

郭:秦文君同志,你获得了第三届上海文学艺术优秀作品奖,祝贺你。

秦:谢谢。

郭:想请问你几个问题,你是怎么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

秦:我因为在中学毕业后到黑龙江上山下乡,去了不久,就到一个学校去做一个小学教师,从一年级开始一直带他们到五年级。那里乡村小孩都很纯朴,我就住在他们家属区附近,朝夕相处,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感情,觉得跟小孩在一起特别愉快,特别投入。而且我在当时记了大量笔记。当时一心想做一个好的教师,研究小孩怎么接受我的讲课,怎么跟小孩相处,怎么取得小孩的信任,等等。1979年回到上海,到了供电局工作。每天上班的路上会经过好几个学校。有时候在门口看看小孩走进走出,看看小孩打闹,校园生活对我的吸引力是很大的。每次看到小孩,我就会想到北方小学生的生活。到了一定时候,就感到非写不可。所以,就把东西写出来。第一篇叫《闪亮的萤火虫》,写的就是东北生活的那一段经历,试着投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当时有个刊物叫《巨人》,编辑收到我的稿子以后,非常喜欢,马上写信,你的稿子马上要发表了。然后我又写了第二篇,又是五六万字,他们又马上发表了。就这样一鼓作气,从这儿开始。很快调到少儿出版社,比较专业地从事跟儿童文学有关的工作。

